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德行

德

包五常之性冠四科之首在醜則為君子立教則為人師者其唯德也歟故卷懐自守雖幽蔀而靡欺忠信以行於蠻貊而何間其大也喻神靈之變化其達也為朝

野之規矩見之者既欣而且慕親之者不孤而有隣若乃就其深居蔚為仁里讓之高位發於言歎屈王公而盡禮來州將之致恭其有當叔世遷訛暴亂横起處廣澤而自若得衆力之全讓或惡于望風而引避或小人聞言而改操爭訟繇之取決禮讓為之興行豈辭小官自成德化長㓜咸服薰灼彌廣雖復考終長逝義形嗟泣飾終之禮曲盡繇衷至有身輕鴻毛願贖其死孟軻所謂以德服人者斯之謂歟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孔子魯大夫也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温恭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為謹爾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樂之貌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回為孔子胥附之有能使門人日親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校報也言見侵而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

漢嚴尊字君平蜀人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為因埶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季強為益州牧喜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及至蜀改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後漢卓茂南陽宛人性寛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皆愛慕欣欣焉後終於太傅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行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

荀恁太原廣武人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夏恭梁國蒙人王莽末盜賊縱横攻没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獲安全光武即位召拜郎中遷太山都尉

樊宏南陽湖陽人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于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冦難

逄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居瑯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懐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

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

蔡衍汝南項人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為修武令棄官徵拜議郎未致道疾卒南陽郡士皆重其義行

孟嘗會稽上虞人為合浦太守病自上被徵隱處窮澤

身自耕傭𨽻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陳寔穎川人為太邱長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及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司馬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呪實不直者終無敢言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

嗇夫不知郡縣

鄭玄北海高密人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為大司農

任旐字子旟博昌人以至行稱黄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耶遂相帥而去縣是聲聞遠近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
去濮陽令歸車徒甚衆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
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孔嵩字仲山為新野縣阿里長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
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
問知其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
送馬謝之
王扶少脩節行客居瑯琊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徐稺豫章南昌人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太守請署功曹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並不就

蘇純字桓公扶風平陵人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後官至南陽太守

孫期濟陰成武人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

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黄巾賊
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桓曄字文林沛郡人也議郎鸞之子避地會稽浮海客
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仕為郡功曹
王孫瑞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後官至僕
射
劉虞東海郯人為幽州刺史以疾歸家時鄉曲有所訴
訟不以詣吏自投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小大敬從不

以為恨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實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有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之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

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

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

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

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

歷年未甞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

市不二價曹公累徵不至

龎德公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

不令止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携妻子登鹿

門山採藥不返

魏徐裔漢末盜賊縱横敬裔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

管寧漢末避地遼東民化其德左右無鬬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順覩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寧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後詔書徵不起而卒

胡昭潁川人轉居陸渾山信行著於鄉黨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刼掠昭嘗遜辭以解之於是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向朗為諸葛亮丞相長史免官歸成都開門接賔誘納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楊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

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為諸葛亮丞相長史中軍師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

晉蔡克陳留考城人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

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

束晳陽平元城人為趙王倫記室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

華表為太常以光祿大夫致仕表性清淡嘗慮天下退理司徒李嗇司隷王密等嘗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賀循為元帝軍諮祭酒有清德伏於一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

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閭閻而遂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

宋張進之永嘉安固人少有志思行義聞於鄉里時刼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村輙相約勅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歷郡五官主簿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而仁厚固窮濟急鄉里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

南齊何伯璵廬江人與弟幼璵俱厲節操誨人不倦鄉里呼為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

梁嚴植之性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又仁慈好隂德雖在闇室未嘗怠也官至中撫軍記室參軍兼五經博士

陳虞寄會稽餘姚人為建安王諮議以疾加大中大夫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遊近寺閭里轉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

如此

馬樞扶風郡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少屬亂離每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文帝以度支尚書徵不起

後魏呂顯字明東平壽張人性廉直鄉人分爭者皆就而質焉

北齊李元忠趙郡伯大夫也後魏孝明時盜賊鋒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

絹千疋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終於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李士謙趙州平棘人仕魏爲廣平王府參軍自以少孤未甞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隋有天下畢志不仕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者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邱園條其狀詣尚書省請先生

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肅性儉約
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族間每有爭訟皆至肅所平
論之為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後母卒負土成墳廬
於墓所四十餘載而卒
張文詡江東人每以德化人鄉黨移風俗閒居而卒年
四十而鄉人立碑號張先生焉
柳儉河東解人也少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

至親昵無敢狎侮官至上大將軍

唐張元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為景城縣户曹竇建德攻陷景城元素被執將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殺之乃無天地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

楊綰華州華陰人素以德行著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元遠不敢發辭内愧而退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陽城字亢宗隱河東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終於道州刺史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隱居衛縣青巖山環山之人服其操行約不敢漁樸訪使表薦為范陽節度掌書記

行

夫孔門四科德行為首是知行者人倫之本衆善之源故君子立身行道造次不違乘之以端方守之以淳固

仁近之矣乃有能降其志不茍於得必以中慮匪以利回靡息曲木之陰罔取非義之給盛衰一致死生等節至於千里赴弔於知已皓首罔渝於絺交繇是白圭無玷闇室不欺敦厚之風行於鄉里徽音之美播於簡書士之所為良足尚矣

孔子絕四毋意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而不自異唯是之從故不有其身

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孔

子皆以為有德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

後漢淳于恭初遭賊冦百姓莫事農桑恭嘗獨力耕田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至侍中騎都尉

承宫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不

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後
至侍中祭酒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
闇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為大中大夫
徐穉公府辟皆不就人有死喪負笈赴弔嘗於家豫炙
雞一隻以兩緜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
外以水漬緜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
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穉嘗為太尉黄瓊所辟不就

及瓊卒歸葬穪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魏袁奥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勲

任嘏幼號神童及漢末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疋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疋共買者慙亦退還取本價

吴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宫皆其

親友尚書曁鹽亦與表善後鹽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
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表俄徙太子中庶子拜
翼正都尉
晉羊祜妻夏侯霸之女及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絶祜
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徵拜中書侍郎
劉實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
皆自營給後至太常
宋阮長之為散騎侍郎在中書省直夜往隣省誤著履

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悔闇室

郭世道察孝廉不就少有學行仁厚之風行於鄉里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以求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

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為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又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隨其所取多少留錢取樵藥而去

南齊崔慰祖為始安王刑獄參軍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

虞悰為正員常侍率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

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徐伯珍徵辟不就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

辛普明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恠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恐死者餘物以為家財

周山圖為黄門郎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

梁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

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

何遠東海郯人為東陽太守免歸還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遠無戲言嘗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陳歐陽頠為廣州刺史征南將軍初交州刺史袁曇緩

㝐以金五百兩寄顗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顗尋為肅勃所破資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顗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

殷不佞為散騎常侍兼尚書右丞不佞事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禄俸不入私室

後魏崔降宗為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以至誠故見重於世也

辛穆字叔宗舉茂才為雍州别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寄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雒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趙柔少以德行知名為河内太守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素絹二十疋有

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

鹿悆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後至梁州刺史

趙琰天水人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

勑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
三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遇路傍主人設羊羮琰
訪知盜殺卒辭而不食遣人買粔刃得利六百即令送
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至淮南
王府長史
後周寇雋性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
剩得絹五疋雋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
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也遂訪主還之

其雅志如此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張處威為謁者大夫攝江都贊治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永失因令左右負之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

趙軌開皇初為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誡為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

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唐于邵為太子賓客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

武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

班肅長慶元年自前坊州刺史為司封員外郎時宰臣上言曰將欲清風俗必在厚人倫竊見皇甫鎛權位盛時班行之中多所親附及得罪後議論立變憎嫉如讎俗之衰薄一至於此唯班肅以曾為郎官判度支案始

終如一獨送出城周行之間多美其事今郡秩已罷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後唐趙光逢為司空平章事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嘗有女冠寄黄金一鎰於其室家併屬離亂女冠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宫觀其舊封尚在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七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智　智識

智

五恒之性智居其一小則挈瓶是守大則萬物可周彰獨見於未萌為天下之達德喻於水也動而可樂比諸符也公必是契乃有計慮沉敏立脱身禍機變互設終

求藝勝亦有紓解人難辨明物性知凶咎之至發姦詐之端凖若蓍龜通乎芒芴㫒以恬而相養防其蔽而弗蕩咸可尚也已

管仲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歌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徒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

孫臏至齊田忌客待之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

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駟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漢陳平事項王懼誅而平身間行仗劒亡渡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因之欲殺平心恐逎解衣羸而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懐挾船人知其無有逎止平遂至修武降漢

鼂錯為太子家令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筭若囊之盛物也

魯康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康設六筦之法以窮工商故曰

權數

後漢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文公

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嘗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魏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紀明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

桓範為大司農出赴曹爽將濟言於晉宣帝曰智囊往

矣

晉習鑿齒為桓温府從事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緣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摽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干支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

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别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
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
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宋戴顒有高名居於吳先是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
父逵時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棺
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
乃臂胛肥耳既銷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陳蔡徵為尚書大建中麥鐵杖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

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刼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嘗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特購一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勑而往明旦及奏事宣帝曰信然為盜明矣

後魏李惠為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長安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

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深察

智識

易曰惟幾者能成天下之務詩曰既明且哲其智識之謂乎乃有誠明內藴通敏無滯極表微之至慮兆未萌之獨見深究得失之理先知言動之賾見義必為而事

以戡濟度德而舉而身無悔吝避泰盛之寵晝解紛之策定辯發論可以垂於世範臨危決機于以通乎時變用能洞人倫之情偽著方策之龜鑑非夫挺周物之淵識稟生民之上智奚以及是哉

重館人傳無姓名魯人也僖公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以賂諸侯魯使臧文仲往宿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樂安入海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謂之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高吾志益下吾官大吾心益小吾祿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為人也然而承顔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之來寡人雖

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之

馮驩齊人既見孟嘗君居朞年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户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賔客不知文不肖

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劵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劵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劵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

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
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
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
文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
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也
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
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
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

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劵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漢田肯以高祖六年既執楚王韓信肯賀帝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縣音懸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

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播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居偃反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河東故曰濁河也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弟子莫可使王齊者帝曰善賜黄金五百斤

田叔為雲中守後數歲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

臣爰盎景帝名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案在按其文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韓安國字長孺為御史大夫時田蚡與竇嬰廷辯蚡已罷朝出止庫門召安國載韓安國也載謂與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却也安國良

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 何不自讓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歸印綬於天子也 四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帝必多君有讓 多猶重也 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 杜塞也齰齧也音仕客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帝使御史簿責嬰 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

疏廣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俱乞骸骨帝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

令家共具設酒食（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幾所猶言幾許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也）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誖惑也）顧自有舊田廬（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

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里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悦服皆以壽終

後漢馬援初為隗囂綏德將軍囂甚敬重之與決謀筭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復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國歸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樊儵特進宏之子也明帝時為長水校尉封燕侯儵弟

鮪為子賞求娶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所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

鄭衆字仲師與之子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

宜私通賔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判聞而竒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賔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位大司農

馮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待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

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白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繇是知名

折像廣漢雒人也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闘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

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摧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徐稺豫章南昌人嘗為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稺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稺也及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

孟敏字叔達鉅鹿陽氏人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

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何進為大將軍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

藉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

魏劉劭廣平人漢末為計吏詣許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劭在坐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

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繇此顯名位散騎常侍

司馬朗河内温人漢末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士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

是揺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内憂之郃不從邊山民果亂内徙或為寇鈔朗位至兖州刺史

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㑹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太祖遂為所待軍國大計嘗與焉劉表亡太祖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太祖諸將皆疑詐太祖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太祖曰大善遂進兵位大將

劉曄字子揚淮南城悳人古德字太祖徵曄及將濟胡質

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曽不講所以見重内
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
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懈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
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
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
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
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
太祖太祖適知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

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説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輙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位至太中大夫
蔣濟楚國平阿人仕郡計吏州别駕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從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扳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

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今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楊阜天水人凉州刺史韋康辟為别駕從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為備不周超率

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羡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羡曰然則何如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

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羡曰可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羡羡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太祖定荆州聞其為張羡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

徐宣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終於雒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

帝聞曰所謂社稷臣也

鄧艾為汝南太守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司馬景王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而内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没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知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陳騫尚書令矯之次子也明帝時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玉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騫後仕晉為大司馬

張緝字敬仲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

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盖其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懸論恪謂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位光祿大夫

蜀諸葛亮瑯琊人從父元與劉表有舊元往依之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言愛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寧嘗與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

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䂓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黄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亮後位丞相

龎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恠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善者少矣今抜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晋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里所重嘗推誠

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以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

范汪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溽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虛實或

恐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叅護軍軍事

陳元達字長宏為前趙劉元海黄門侍郎初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荅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君相屈君蔑而不顧命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

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亦自知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及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黄門郎入曰君殆聖乎

古成詵南安人為後秦姚萇尚書郎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左僕射尹緯與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歴年未滅姦雄鴟峙所

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冠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為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内五六年間未為久

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訖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訖爵關内侯

宋范泰字伯倫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嘗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克將欲掃除中原以伸宿昔之志伯通意鋭伯通南蠻校尉殷覬字也當今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冦

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
柳世隆爲護軍將軍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
子孫世隆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
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張邵字茂宗王謐爲揚州召邵爲主簿時劉毅爲亞相
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
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武帝益親之
蔡興宗除南郡太守兼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

宗外甥袁覬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陜西為八州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求復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

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

南齊劉善明從弟僧副為宋安城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嘗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為常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明善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胡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蹷遣部曲健兒數十人

隨僧副還詣領軍府太祖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為冠軍將軍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為廣陵太守代還嘗謂人生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梁徐勉為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

如其不才終為他有

陳何之元初仕梁為信義令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後魏高允領著作郎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首與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

無慮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黒子以鑒等為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絶黒子以不實對竟為太武所疎終獲戮死

崔光為黄門與馮聿俱直聿廢后同產兄也光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聿父熙為太保兄誕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書聿黄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

後歳餘修以罪去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極必衰也

北齊王晞字叔朗孝昭初封恒山公晞以選為友孝昭即位後為太子太傅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繇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邢劭字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嘗笑曰何愚之甚

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繇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子才位至特進

後周薛憕初仕後魏普泰中為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凌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勢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悦聞之召為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

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憕言為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憕為記室參軍

馮景字長明在魏時梁人寇抄徐楊景謂蕭寶寅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寅深然之及寶寅為大都督以景為功曹參軍

賀若敦東魏潁州長史統之子初統謀執刺史田迅歸順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援沉吟者久之敦時年七十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為將帥後入爾朱禮遇尤重韓陵之後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効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位中州刺史

楊略乾運之兄子也初乾運為梁武陵王蕭紀所署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略謂乾遇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新平生民離亂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尋戈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可雕世衰難以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者適彼樂土送欵關中必當功名兩立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後至京師太祖喜其忠欵禮遇隆渥

王罴為右將軍除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重厚何為致辭罴曰京雒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隋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開皇中典校書史吏部尚書王宏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

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營慮覆治鍛練若其不容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繇宏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繇炫對曰齊氏亡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置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繇吏部纖芥之跡皆屬考功其

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房玄齡在隋時嘗隨父彦謙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為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而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内相誅夷不足保全宗國今雖清平亡可蹻足而待彦謙驚而異之彦謙有才識開皇中見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受諫諍太子卑弱諸王

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宏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切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

位至司空

張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後皆為無頼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服位至中書令

薛克構為户部郎中族子紹陽城公主子也尚太平公

主紹之將婚也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繇來故事若以恭慎行之亦何懼也然室有傲婦善士所惡故鄙諺曰娶婦得公主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蓋主妖孽致敗近則新城晉安為時所誡吾聞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辱晉安之醜迹上聞有勑推案其事汴州司法李思禎有司禦獨孤元康等以穢汚之狀同時配流決杖者十有一人帷薄彰露有如此者非夫天資淑德以配君子欲求無患者難矣哉

顗雖大懼而竟不敢言

王昱上官昭容姨弟也神龍中引為左拾遺昭容附韋氏通武三思將不利於國昱謂上官母鄭氏曰主上往在房州則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所以能興天之所興不可二也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為上所信而附會三思誠破家之徵願姨思之鄭以為然言於上官上官怒曰昱之謬言不復信矣及三思被誅

李多祚於玄武樓下索韋氏及上官等首及兵釋上官

氏驚懼以昱言而有徵遂迺心王室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八